



友人在“写点生活”上发表感言:且行且珍惜,所有的事和不确定的未来,我们都要经历。
“柴草人语”撰文,大意是,既然已是末伏,秋天还会遥远么?其实下一个夏天也不远。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,扫描左下角二维码,关注下期主题。

外婆

罗静霞

那是一个“阳光如砖末般粗粝,又几乎如水般清凉”的暑日,时年21岁的我趁着放暑假,拎着一筐葡萄去看望外婆。

20多分钟的车程后,我已走在余姚界内那条通往外婆家的马路上。这条路,我小时候每年在春节随着父母来外婆家走过,倍感熟悉与亲切。那一刻,更添轻松自在,还有几分自豪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独自一人去看望外婆。当时我们没有任何通讯设备,外婆看我来到,惊喜极了。系上布围裙,窸窸窣窣忙着翻找她厨房里甕甕(bèng)罐罐里珍藏的好东西,做了一桌菜给我吃,都是农家小菜,却是人间美味。

在我小时候母亲缺奶水,又忙于田间地头劳作,刚出襁褓的我饥一顿饱一顿,瘦弱不堪。我那时瑟缩在一件黄色小布褂里,面黄肌瘦,手指细得像要断掉,被一脸焦虑的父亲送到了外婆家。外婆日夜照顾我,把奄奄一息的我养活养大了,成为一个站在三尺讲台上发出微薄光芒的人。

在我短暂停留的那几天,外婆还特意为我做了甜酒酿。蒸熟的一锅糯米,放了酒曲,没多久就成了甜密的酒酿。

外婆是一个能化平凡为神奇的人。她会积存很多好吃的,藏在木柜里,却没有看她自己吃过,都给了我们几个上门的孙辈。如果有邻居家的小孩同在,外婆也会给她分上一份。

她平和慈祥,是村里老小喜欢的“大外婆”。

春节后,客人陆续走光了,日子由热闹渐渐恢复了平静。我待在外婆身边,直到开学爸爸来接我。

过年待客炒的瓜子吃光了,外婆突然说:“现在睡觉还早,要不我们来炒瓜子吃?”我最喜欢吃炒瓜子,高兴极了,说“好”。于是跟着外婆来到厨房。外婆移过一面木梯子,攀上几级,我帮外婆扶着梯子,看着她从搁板上摸索到一个袋子,松开,用一只木升舀了一把瓜子,小心翼翼地从梯子上下来,在灶膛里生火,把瓜子炒好了。我们拿到房间,一起嗑那香喷喷的现炒瓜子。

那股香味儿呀,隔着岁月总是跑到我鼻尖前来,让我忘不了它。

那天晚上,我在床上吃着瓜子,一不小心,还把火熄盖踢翻了,灰掉落在被子上,外婆和我像两个顽童,咯咯咯笑着。长大了以后,我才知道,这黑黝黝的搁板上,扎得严严实实的袋子里,装的都是外婆精心挑选的第二年的瓜果种子。

外婆偏爱我,小时候的我却不自知。我有不知来处的优越感,现在想起来,在那清贫的年代里,这份优越感不来自于任何物质,大部分

来自于我慈爱的外婆。爱是最大的财富与优势,爱让人有恃无恐。

我从来没有听外婆说过我一句不好。外婆眼里的我,是乖的,听话的。我从小也对外婆特别亲热,过年去外婆家,我总是跟在外婆身边,等到开学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22岁那年春节,外婆来我家住,我陪着外婆在套房里坐着。不像在村里可以自由走走,我明显感到外婆的拘束与不自在,我教外婆怎么使用收录机,示范怎么放磁带,我希望我不在家,爸妈都去上班时,外婆一个人能够不那么无聊。

过完春节,我要回学校了。收拾好行李。和外婆道别,轻快地出门。往右转,突然心里又升起了小时候的牵挂。我似有所觉,抬起头,望向楼上朝路的那扇窗,正迎上外婆那双慈爱的眼睛。我心里一酸,朝外婆挥挥手,往前走,我又回过头,外婆还站在阳台上望着我。看到阳台上那个衰老孤独的身影,我的心几乎哽咽了。

23岁那年参加工作。深秋的一个晚上,我独自在简陋的宿舍里,突然天空一声炸雷在屋顶滚滚而过。我很怕打雷。

过年了,去外婆家,晚上和外婆聊天。外婆突然问我:“去年十一月的那一声雷响大不大?你独自一个人住,有没有害怕?”

我说我那时有点害怕。外婆苍老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双手。那手心里的温暖,是留给我的永远的慈爱。

我以为外婆会一直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,会一直在我的世界里。但就在我24岁那一年,外婆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那是个周二的晚上,我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寝室里,突然听到外面有异响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扒着寝室木门的缝隙看,惊恐地发现对面的学校食堂火光高窜。一个女人高声说:“路过的人,乱扔烟蒂头……着火了。”一阵人声喧哗,脚步凌乱,后来各种声音和火光慢慢慢下去了。

我那晚没有睡好,第二天上午连着有三节课。在上第二课时,我突然头晕,眼前慢慢发黑,我强打精神,踉踉跄跄摸索着楼梯下了楼,跌跌撞撞冲进了办公室,一下子昏倒在椅子上。后来知道,外婆就是在那个时间,在她的小屋里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我赶到外婆家,人去屋空。我面朝着外婆睡过的那张空床,默默流泪,第一次体会到向隅而泣是怎样的悲伤。

后来,每年都有很多次雷声,再也没有人像外婆那样郑重地问我,你害怕吗?

安装工

邵小华

靠空调续命的三伏天,卧室里的空调竟停摆了。师傅上门检查后说,压缩机坏了,不值得修,换台新的吧。

我旋即下单了一台空调,选择了“拆旧换新”。第二天一早,平台就派来了拆旧工人,是两个壮汉。不过一支烟工夫,又旧又锈的空调外机,就被他们从8楼的窗外整到了电梯口的小推车上。我惊诧发现,这种高空作业,安全带原来不是系在某处固定物上,而是一端各系一人,里应外合,彼此保护。

当天下午,新机安装工也如约而至,是一对30来岁的小夫妻。男子挎一只又大又沉的工具包,女子肩上斜搭一圈帆布质地的安全带。两人衣衫湿透,一脸汗珠,说刚从另一小区的一户完工赶过来,约好的时间不能迟到。

许是上午见识过安全带的悬乎,我对这对施工组合顿时心生忐忑。这女子看上去纤纤弱弱,身高一米五几,体重顶多90斤,跟男子的块头悬殊很大,安全带还安全么?

“换上别人我还不踏实呢!”明白了我的疑虑,男子的回答云淡风轻。

准备工作就绪,女子将安全带在腰间缠了两圈,咔嚓一声卡死。男子扣上另一端,侧身跨出了卧室窄小的推窗。他张手扶着飘窗玻璃,跪行在脚下墙面隆起的一道半砖宽的墙裙上,一点点地向窗户右侧的空调搁移动。空调搁是块凌空的方凳面大小的小平台,那是空调外机的家。女子眼不带眨地盯着窗外男子的一举一动,双脚紧紧蹭地,安全带在她的掌间时紧时松。

我的紧张感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好几次,有给女子搭把手的冲动,但伸出的手又悄悄缩了回来。我意识到,这安全带上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,还有他俩心领神会的默契,别人无法达到的默契。

男子抵达推窗与空调搁之间,一个示意,只见女子双唇一抿,将事先扎好绳索的室外机一下子提上了推窗的底沿。我顿时暗暗自责刚才不该小觑了她的力量。男子接过机器,猛一发力,身体舞动了一下,机器犹如神助般就腾挪到了另一侧的空调搁上。他的整个动作又稳又快,一气呵成,以致于我都没来得及看清究竟。

但我还是惊叹于那一瞬间,他俩爆发出的胆量与力量。那一刻男子的身体兴许是失去平衡的,完全靠女子手中的安全带借力与护佑。而女子呢,很清楚这一步不容失败,在手心牢牢拽着的安全带上,也感应到男子比山还重的信任与托付。

拧牢最后一颗管道接口螺丝,男子隔窗招呼我递把扫帚给他。原来空调搁上,遗落不少零零碎碎的杂物,出水孔也堵上了,他要帮我清理清理。这本不属于他该有的服务内容。他身悬窗外的每一秒其实都是艰难的。我没有想到,在这样的处境下,这个细心的男人还不忘赠人一份沁心的清凉。

室内机的安装就轻松多了,我也有了与小夫妻唠嗑的机会。知道了他们来自安徽农村,老家有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要负担,进城干这行已有10年了。

问他们苦不苦,怕不怕?女子说,没活干才苦才怕呢!以前需要到处找活干,现在跟平台签了约,单子接不完,他俩很知足。

生活在城市,搬家或装个窗帘啥的,我遇到过不少夫妻档的进城打工者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不惧苦累。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,还是炎热下,这对攀爬在城市高楼外安装空调的小夫妻,还有那根把他们的甘苦与安危紧紧相连的安全带,犹如一根爱情红绳,胜过一切浪漫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